

1988年秋天认识了在鲁院读研究生班的余华、迟子建和海男，他们班上藏龙卧虎，经常在一起打牙祭

旅行一次，遭遇一道菜，也是不错的收获。

从抚仙湖出发，车行高速，已近黄昏，到目的地古城会理还要四个小时。我对司机小古说：六点半吃晚饭。他说：只有六点到武定了，过了武定就没有好吃的了。

车进武定，司机七转八转路过好多饭店，看上去都不错，我都有些心动了，他还不停，我有些疑惑：要去城里吃吗？他说马上了，这家好吃。

车停到一家在云贵地区常见到的路边店，一看厨房旁边琳琅满目的蔬菜品种，我问服务员说，可以不按菜单点吗？服务员说：有新鲜的鸡枞。

我一下子乐了，这几天天天吃鸡枞，因为正是鸡枞上市最好的季节。刚到昆明第一天，性能（一看名字像个和尚）说：吃点新鲜菌子吧，正是鸡枞上市的时候。他让温酒女士（一看名字像个老板娘）在后“院”小店安排了一顿丰盛的火锅，温酒女士大早骑车到郊区购了新鲜的鸡枞。

第二天，爱松又请我去晋宁吃菌子汤，当然少不了新鲜的时令菜鸡枞。在抚仙湖，丽萍又在春明家安排吃了鸡枞。

此行好像专门为鸡枞而来。鸡枞当然是我的最爱了。最早的时候，是1987年的1月2日在汪曾祺先生家吃到的，那天他做的是打卤面，然后拌上油鸡枞，鲜美无比。他介绍说：鸡枞是云南的一种菌子，是云南的朋友刚刚带过来的。我当时不知道鸡枞二字怎么写，隐隐觉得是一种味道近似鸡肉的蘑菇。

1988年秋天认识了在鲁院读研究生班的余华、迟子建和海男，他们班上藏龙卧虎，经常在一起打牙祭，一次我说起在汪先生家吃过的一种油鸡枞，海男说：我妈妈做的最好吃。海男记在心里，给我寄了好几年，后来她妈妈也到了昆明，熬不了油鸡枞了。

但鸡枞并没有断，因为策划《大家》杂志的原因，我经常去昆明，朋友送，自己买，家里的冰箱始终会有一罐油鸡枞。全家都

很喜欢吃，尤其吃面条，简直是天界美味。2003年女儿要去美国读博士，我问她带点什么吃的去，她想了想，带一罐祖母酱，带一罐油鸡枞吧。我说多带几罐，她说万一海关没有过，不是太浪费吗？祖母酱是我母亲自制的酱料，是我们家的“非遗”，此处

云南的朋友每每说起，鲜鸡枞才好吃呢！我在北京的东便门云腾宾馆吃过几次，没有想象的那么鲜美。我想可能是空运的原因，周转冷链磨掉了鸡枞的鲜味。后来到云南也吃过几次新鲜的鸡枞，也和北京云腾宾馆的味道相差无几。这几天连续吃鸡枞菌，总觉得没有油鸡枞的味道好。

现在我看到厨房边上的菜房里，陈列着新鲜的毛豆和青椒，忽发奇想，就和服务员说，青椒、毛豆、鸡枞炒肉丝，服务员惊讶：鸡枞炒火腿吧？我说不是，是肉丝，青椒，毛豆。她记下，司机小谷说，没有这种吃法，我说会好吃。我看到服务员在和大

厨交代我们点的菜的时候，大厨有些不解，我走过去对大厨关照：鸡枞、青椒、毛豆炒肉丝，急火，爆炒。大厨点点头：可以。菜一上桌，我知道一道新菜诞生了，我们几个人，连声叫好，要勺子舀着吃，等想起来拍照时，盘子里所剩无几了。后来我在微信里晒的那张照片便是残羹。小谷问：这个菜叫什么名字？我说以前没有，今天是我第一次尝试，小谷说，那你起个名字吧。于是，我在微信上开始征集名字，宁肯建议是“豆蔻青葱（枞）”，红兵说“娇枫年华”，韩松刚说是“鸡毛飞上天”，朋友圈一时煞是热闹。我最后把它命名为“凤鸣三仙”，凤，取自鸡枞的“鸡”，三仙则是毛豆、青椒、肉丝“三鲜”的“仙化”，“鸣”则是爆炒时的响声。

晚上，我在想为什么鸡枞这么妙味道鲜美，在于鸡枞本身不适合当主角，它是调味的；而鸡是肉丝，青椒，毛豆。她记下，司机小谷说，没有这种吃法，我说会好吃。我看到服务员在和大

厨交代我们点的菜的时候，大厨有些不解，我走过去对大厨关照：鸡枞、青椒、毛豆炒肉丝，急火，爆炒。大厨点点头：可以。菜一上桌，我知道一道新菜诞生了，我们几个人，连声叫好，要勺子舀着吃，等想起来拍照时，盘子里所剩无几了。后来我在微信里晒的那张照片便是残羹。小谷问：这个菜叫什么名字？我说以前没有，今天是我第一次尝试，小谷说，那你起个名字吧。于是，我在微信上开始征集名字，宁肯建议是“豆蔻青葱（枞）”，红兵说“娇枫年华”，韩松刚说是“鸡毛飞上天”，朋友圈一时煞是热闹。我最后把它命名为“凤鸣三仙”，凤，取自鸡枞的“鸡”，三仙则是毛豆、青椒、肉丝“三鲜”的“仙化”，“鸣”则是爆炒时的响声。

晚上，我在想为什么鸡枞这么妙味道鲜美，在于鸡枞本身不适合当主角，它是调味的；而鸡是肉丝，青椒，毛豆。她记下，司机小谷说，没有这种吃法，我说会好吃。我看到服务员在和大

厨交代我们点的菜的时候，大厨有些不解，我走过去对大厨关照：鸡枞、青椒、毛豆炒肉丝，急火，爆炒。大厨点点头：可以。菜一上桌，我知道一道新菜诞生了，我们几个人，连声叫好，要勺子舀着吃，等想起来拍照时，盘子里所剩无几了。后来我在微信里晒的那张照片便是残羹。小谷问：这个菜叫什么名字？我说以前没有，今天是我第一次尝试，小谷说，那你起个名字吧。于是，我在微信上开始征集名字，宁肯建议是“豆蔻青葱（枞）”，红兵说“娇枫年华”，韩松刚说是“鸡毛飞上天”，朋友圈一时煞是热闹。我最后把它命名为“凤鸣三仙”，凤，取自鸡枞的“鸡”，三仙则是毛豆、青椒、肉丝“三鲜”的“仙化”，“鸣”则是爆炒时的响声。

晚上，我在想为什么鸡枞这么妙味道鲜美，在于鸡枞本身不适合当主角，它是调味的；而鸡是肉丝，青椒，毛豆。她记下，司机小谷说，没有这种吃法，我说会好吃。我看到服务员在和大

厨交代我们点的菜的时候，大厨有些不解，我走过去对大厨关照：鸡枞、青椒、毛豆炒肉丝，急火，爆炒。大厨点点头：可以。菜一上桌，我知道一道新菜诞生了，我们几个人，连声叫好，要勺子舀着吃，等想起来拍照时，盘子里所剩无几了。后来我在微信里晒的那张照片便是残羹。小谷问：这个菜叫什么名字？我说以前没有，今天是我第一次尝试，小谷说，那你起个名字吧。于是，我在微信上开始征集名字，宁肯建议是“豆蔻青葱（枞）”，红兵说“娇枫年华”，韩松刚说是“鸡毛飞上天”，朋友圈一时煞是热闹。我最后把它命名为“凤鸣三仙”，凤，取自鸡枞的“鸡”，三仙则是毛豆、青椒、肉丝“三鲜”的“仙化”，“鸣”则是爆炒时的响声。

晚上，我在想为什么鸡枞这么妙味道鲜美，在于鸡枞本身不适合当主角，它是调味的；而鸡是肉丝，青椒，毛豆。她记下，司机小谷说，没有这种吃法，我说会好吃。我看到服务员在和大

厨交代我们点的菜的时候，大厨有些不解，我走过去对大厨关照：鸡枞、青椒、毛豆炒肉丝，急火，爆炒。大厨点点头：可以。菜一上桌，我知道一道新菜诞生了，我们几个人，连声叫好，要勺子舀着吃，等想起来拍照时，盘子里所剩无几了。后来我在微信里晒的那张照片便是残羹。小谷问：这个菜叫什么名字？我说以前没有，今天是我第一次尝试，小谷说，那你起个名字吧。于是，我在微信上开始征集名字，宁肯建议是“豆蔻青葱（枞）”，红兵说“娇枫年华”，韩松刚说是“鸡毛飞上天”，朋友圈一时煞是热闹。我最后把它命名为“凤鸣三仙”，凤，取自鸡枞的“鸡”，三仙则是毛豆、青椒、肉丝“三鲜”的“仙化”，“鸣”则是爆炒时的响声。

晚上，我在想为什么鸡枞这么妙味道鲜美，在于鸡枞本身不适合当主角，它是调味的；而鸡是肉丝，青椒，毛豆。她记下，司机小谷说，没有这种吃法，我说会好吃。我看到服务员在和大

只是一个配角，只是一个调料，“凤鸣三仙”里鸡枞只是占据了四分之一的“篇幅”，它的功能在于汲取其他菜的鲜味，“化合”成另外的鲜味，这是一项带有化学反应的烹调。就像虾米味道很鲜，但它本身做菜并不是特别的鲜，放在冬瓜汤里就异常鲜，虾子酱油下的面条也异常鲜，它们都属于“吊味”的。

为什么其他的菌类没有这么高的吊味功能，还在于鸡枞特殊的属性，鸡枞属于菌类，和牛肝菌、松茸、松露被视为菌类的高大上一族。这些蘑菇都属于标准的植物，而鸡枞菌虽然也属于蘑菇，但它身上可能含有某种动物蛋白，因为鸡枞菌是和大白蚁共生的，它必须生长在白蚁的巢穴之上，白蚁的唾液及其他的分泌物是鸡枞生长必不可少的营养，这让鸡枞带有某种动物的元素，就像冬虫夏草一样。因而鸡枞也和虫草一样，很难进行人工培植，我吃过人工种植的，才知道什么是味同嚼蜡。



妩媚青山印吾心（国画）

□廖晋

那时，日子过得清苦，但很实在

儿时纪事

□张伟棠

1967年，我们一家随父亲返乡。那年，我5岁。

从增城出发，汽车在泥土公路上颠簸了四个小时，来到了100公里外的龙门县城。

步出车站往东行两公里，走过龙城大桥，翻过白沙河大坝，绕过芬塔山，穿过翠竹林，就是有六七百人口的竹园村了。

白沙河日夜流淌，浇灌着竹园村肥沃的土地；翠竹林生机勃勃，孕育着竹园村淳朴的民风。肥沃的土地没有带来丰富的物产，淳朴的民风没有造就富足的生活。村民们世代代面向黄土背朝天，过着清贫的日子。

叔叔见我们回来了，决定把那只生蛋的老母鸡杀了，举办最隆重的宴席欢迎我们。我们都感到不好意思。又不是衣锦还乡，有什么值得他们如此“大动干戈”！他们的生活本来就很难，但叔叔说：“兄弟情分比金贵，难得一聚。”

这一顿饭，是我们从没享用过的盛宴。

我们一家很快就融入竹园村乡亲们的生活里。小孩在一起玩耍、聊天，大人一起早出晚归、辛勤劳动。有时，一班小朋友在屋前的土坡上打玻璃珠、推铁螺，一二三，往地上一抛一拉，木螺就在地上飞速旋转，谁的水螺先倒下就输了，谁的水螺坚持到最后就赢了。输的就让赢的弹一下耳朵。

竹园村四周的毛竹特别茂盛，所以，竹园村的竹席很有名，远销省内外。这种传统工艺相当复杂。首先要选取又大又直的老毛竹，按一定的尺寸锯成竹

“瞿秋白烈士牺牲地”包括三处：汀州试院囚禁处、中山公园八角亭、罗汉岭下遇害处。

汀州试院宋代为汀州禁军署地，元代为汀州卫署址，明、清辟为试院，成为汀属八县八邑科举应试秀才的场所。此处后来成了福建省苏维埃政府办公处。红军长征后，试院驻扎国民党军队第36师师部。当年瞿秋白被关押在这里。

院内矗立的唐代双柏已一千二百多年，与汀州城同龄。古柏之下，时而舞刀弄枪，时而挥毫泼墨……沧海桑田，它目睹了客家首府的风风雨雨，也见证了一代英杰的生死。囚室外的百年石榴依然茂盛。每到五六月，繁花怒放，灿若云霞。1935年5月9日至6月18日，瞿秋白在狭仄阴暗的囚室里度过了人生旅程中最后的四十一天。

那一年，正是石榴花开的时节，窗外石榴树应如常绽枝吐蕊，为置生死于度外的远足一壮行色。

晴天，餐后，泡上茶，点支烟，坐在窗前翻阅《全唐诗》，集句而成——

夕阳明灭乱山中，落叶寒泉听不穷。

已忍伶俜十年事，心持半偈万缘空。

书写至此，来人传令催促动身。瞿秋白于是疾书：方提

我望字自怜，心想，不是套路新，就是代沟深

大李小李和老李

□杨伟东

那天有点闷，下楼去展厅。看看前贤、看看旧老，听听江水、吹吹江风。七八个游客似看不看地指指东南，望望西北。一个学生打扮的女孩探着胖嘟嘟的脸看着老电影海报，一会儿拍照、一会儿发微信，静悄悄地忙着。

我转身出展厅坐在门口的杨树下，旁边石板路上散了满地的黄杏。女学生缓步出展厅，冲我说：“关宏达是我太姥爷，我家有很多照片。”我听着马上来劲了：“回去找来看看。”“我和我哥说了，他过几天回来。”女学生说完扇着扇子走了。女学生走之前和我加了微信，说找到照片发给我，还说她为毕业论文忙翻天，可能没时间再来。

关宏达，哈尔滨阿城人，后来在中一上学，体育棒子。再后来去上海，偶然进了片场，拍了很多电影。可惜上世纪60年代走了，才53岁。我上小学的时候在青年宫看过他的电影《大李小李和老李》，四十岁以上的人都知道他，管他叫大胖子，长得滑稽，演得滑稽。

三个月过去了，我没接到女学生的微信。我想她可能在受论文的煎熬。有人说，等待是一种美丽；还有人说，等待是一种痛苦。其实，痛并快乐着才是常态。我那段时间迷老电影海报，满脑子周璇、胡蝶，就是真蝴蝶来了，都懒得周旋。更拿不出松散的眼神儿、闲适的意态去想别的杂事。

一天下午，我好奇地看了一眼女学生的朋友圈。开通五年，仅发三条信息。第一条是她仿效曾一度刷爆朋友圈的那种“时尚眼风”照，女孩子露出背影，向空中举起手臂，V字形手指在夕阳里闪烁。不过她改良了一下，双臂抬起后垂直成L形，两手的V字与头部同时撒向一方，像极了舞剑少女。照片上配了一句话：树欲动而风又止。第二条微信是后半夜发的一首那英的歌《白天不懂夜的黑》，同时也配了几个字：都是“梦一场”。第三条吓了我一跳，没有图片就一行字：我不是有意让你着急，我的肝无意间挤到了胆。我小声读了好几遍，

没看懂。

我望字自怜，心想，不是套路新，就是代沟深。远处飞来两只喜鹊，我一高兴给女孩发了一条微信：“关宏达”回来啦（两个偷笑，一支玫瑰）。几天以后的一个早上，女学生回我微信：我和我哥说了，他过几天回来。

又是一年丁香到。我在展厅筹备“哈尔滨名人堂”主题特色展。透过展厅百叶窗，我看见了一个熟悉的身影在江坝上，她一边走一边垫步，蹦蹦跳跳像个孩子，不时在空中挥舞着拳头，当拇指与食指垂直伸开朝向江面时，我知道她嘴里一定是“啪、啪”了几声。

没过一会儿，我收到一条微信：我和我哥说了，他过几天回来。

我没回她。

打那以后，我也没再联系她，更无缘见到她的哥哥。其实他们哥俩和她的“太姥爷”在我们心里早有了新的名字：大李小李和老李。他们的爷仁常常拉着手走在大街上，一派悠然。

她正弯腰浇水施肥，汗珠熠熠生辉，几棵小小绿植，便让疫情压境的盛夏充满了希望和意义

盛夏的意义

□王国省

阳台上有一只瓷花盆，曾绽放过馥郁的茉莉，收获过惊叹和赞美，圈养过细蜂和蝶儿，最终归于寂寞，空空如也躺平在花架上。

很久以后，它腹腔内堆满了破纸卷儿、废弃塑料、烟蒂还有棉签牙签，于是彻底被冷落。甚至连感官敏锐的孩子们，也已淡忘它曾在夏日捧出无数缕悦人的芬芳。

初夏，姐从乡下来，没日没夜帮我打扫卫生。她总能见空插针找到活儿干，认真真，一丝不苟，笤帚缝儿都不放过，直到看见那只花盆。

咦，多么漂亮的花盆。

我和妻都不以为然，来来往往的亲友都说过类似的话，还不是都不了之了。

有一天下班，姐有些神秘地把我们叫到阳台上说，你们瞧。

夕光在层层叠叠的楼层里涌动，跌落进天井来，把阳台染成了半边金色。顺着姐手指的方向，我们看到锃亮的花盆里，有几株绿植，正探出倔强的脑袋来。

大家蹲下身，俯首帖耳，看到了嫩绿枝丫间绽开着的米粒儿大的小白花，也仿佛瞬间感受到了彼此颤动的心房。

“丹霞”一词，源自曹丕的《芙蓉池作诗》，意指天上的彩霞

丹霞山下桃花源

□胡红桢

五柳先生的《桃花源记》，记录了潜翁因梦为诗，梦里桃源之心境，短短四五百字，给世人留下了永恒难忘的“此中有真意，欲辨已忘言”的一个缤纷世界。

地处粤北的丹霞山似乎也是一个可以让人“忘言”的桃花源。比如位于丹霞山世界地质公园南部，东临浈江，锦江纵贯南北，总面积达180平方公里的韶石山就是一处“桃花源”。

韶石山共有三十六座石峰，峰峦奇秀，或拔耸百余仞，或似香炉、蜡烛、走兽，千姿百态，形状各异。据说距今四千多年前，舜帝南巡经过此地曾登山奏韶乐，动听的乐曲使周围的山石也为之动容，变成形状奇特的“三十六石”，韶石因此得名。于是，隋开皇九年（公元589年），东衡州取韶石之名改为韶州。

有韶乐为伴，韶石山为邻，丹霞山当然也就更加紫气浓郁，成了人杰地灵之处。不说的别，丹霞山世界地质公园之韶石山的山脚下、浈江与灵溪交汇处的周田镇凤古村——张屋村就是一块紫气蒸腾的风水宝地。这块山川秀丽、沃野平阳、历史悠久、地灵人杰之处，乃是岭南始祖、唐朝著名诗人、名相张九龄的故里，也是岭南张氏宗族繁衍发祥之地。张九龄是唐开元一代名相，他一生坦诚耿直，不畏奸邪，勤政为民、造福黎庶，乃德才兼备、刚正清廉之一代贤臣，是拥有远见卓识、锐意革新

的政治家，也是品高诗雅、开岭南诗风的一代宗师。他的千古名相风度、《千秋金镜》贻谋、梅关古道运筹，以及“海上生明月，天涯共此时”等诗文名句，一直备受后人的景仰和赞颂。

无独有偶，作为世界自然遗产地的丹霞山，不仅仅拥有韶石山和凤度古村，它还有惊险绝伦、风光无限的长老峰、锦石岩和人间净土别传寺，也有奇景异峰——阳元石与阴元石，更重要的，它还是丹霞地貌的命名地。

“丹霞”一词，源自曹丕的《芙蓉池作诗》，意指天上的彩霞。在广东韶关丹霞山地区，有厚达300—500米的红色砂砾岩，这些岩层在被流水、风力等风化侵蚀后，就形成了堡垒状的山峰、峰丛和千姿百态的奇石、石桥和石洞。1928年，获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地质学硕士学位的矿床学家冯景兰，于此注意到了这些分布广泛的地质学上叫做第三纪（距今6500万年—165万年）的红色砂砾岩层，他意识到这是一种独特的地貌景观，并把这些形成丹霞地貌的红色砂砾岩层命名为丹霞层。1939年，构造地质学家陈国达把这种红色岩层上发育的地貌称为“丹霞地形”，并把这种地形作为判

断丹霞地层的标志。由此，“丹霞地貌”的学术命名也就由东方的中国向四海五洲传播了出去。丹霞山确实拥有“丹霞映明月，华星出云间”的诗境。丹霞山内、锦江河畔，有着七百多年历史的夏富古村，应该就是曹丕笔下的那方“明月”和“华星”。

夏富古村也确实是丹霞山里的桃花源。在这里，我见到了81岁高龄的李頌沂老人，李老是夏富古村的活字典，这位当过村干部和村民间艺术团团长、执笔修订夏富村《李氏族谱》的老先生，身体矍铄，健谈风趣。我请他喝酒，老人欣然应约驾车电